



花火

陌上花开
文学系列
04

天衣



CHIVANLENG

赤焰冷◎著

他生莫作有情痴，人间无地著相思

天赐姻缘，空惹朱砂泪；前世今生情，尽如烟花碎

花火青春权谋言情文盛大开幕
数位金牌策划出版人竞相争夺之作

从《熙元纪事》

↓《微光迷失的尘夏》

↓《一只小妖出墙来》

全能人气作家 **赤焰冷**
再度挑战自我

她是一颗棋子，坠入暗夜命运转轮
爱情倾身权势之海，灰灰湮灭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天衣

CHUANLENG
赤焰冷◎著

他生莫作有情痴，
人间无地著相思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赤焰冷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作之合·上 / 赤焰冷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313-3910-6

I. ①天… II. ①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3089 号

天作之合 (上)

责任编辑 肖云峰
责任校对 范丽颖
特约编辑 曾状状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装帧设计 白咏明 梁旦旦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13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910-6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目录

楔子／001

第一章

天作之合／003

第二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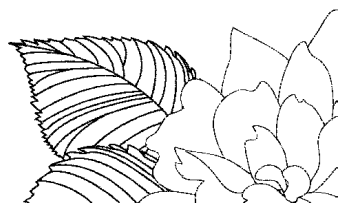
赶赴绍兴／021

第三章

红衣神社／043

第四章

中秋赏月／073





目录

第五章

暗走山西／089

第六章

同生共死／129

第七章

山雨欲来／179

第八章

进退为难／223



那是一场寿宴，丞相六十大寿，连皇帝也亲自道贺。

前堂吹吹打打，一片喜庆，却有一个人捂着肚子一路往后院冲去。

“茅房，茅房，这鬼地方，茅房到底在哪里啊？”那人一边哼着，一边乱转，也没个方向，然后后面又跑出来一人，与他一样的动作，捂着肚子乱转。

“那小老儿，六十岁了也不让人消停，给咱们到底吃的什么东西啊？茅房！茅房！”那人显然年纪较大，却粗声粗气，一把抓住前面的人道，“老三，快找人问问，我堂堂大将军总不能被一泡屎给憋死啊。你快点去问问。”

那人头上已冒汗：“下人都去前堂等候了，你看看哪儿来的人影啊！”

两人转了一会儿，年纪大的那人忽然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道：“不好，出来了！不好，不好，这可怎么办？”说着，果然有股臭味直冲过来，他尴尬地看看旁边的人，挠着头道，“被皇帝闻到了即使不掉脑袋，也会让人耻笑的，我得先走了，你替我撑着场。”说完，兜着一泡尿，也不敢再回前堂，看看这后院的墙，对他来讲也不算高，于是他一提气，三两下便越过去跑了。

年纪轻的那人看着忽然遁逃的人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肚子又是一阵绞痛，他“哎哟”一声，也不管这是什么地方，看到眼前一片牡丹长得好，想也不想地就直接蹲下去了。

先拉一通再说。

全没在意身后有人靠近，正自拉得爽时，头猛地被挨了一下。

晕了。

第一章



【一】

孔不二没想到，丞相前月刚过寿，这月自己就成亲了。

这喜事还得托那天寿宴上那泡尿所赐。他无端被人打晕，醒来就在一个女人的闺房里，自己还满屁股屎的，睁开眼时正好看到那女人一丝不挂，准备洗澡。那女人看到他先是一惊，然后她身后的丫鬟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尖叫。

这一叫可好，把正好在后院赏花的皇帝和一群官员全都招来了。丞相一脸怒意，说那是他的妻妹，前月投亲在他家中，尚未嫁过人，硬说他这是毁了她的清白，然后那年轻皇帝似乎很爱乱点鸳鸯谱，说什么他们是花好月圆、天作之合，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地和那六十岁的丞相成了连襟。

连襟啊，不是女婿或是其他，那女人该有多老啊？更何况他是被陷害的，陷害的知道吗？！

他老爹却好，嘻嘻哈哈地就接受了这门婚事，说什么反正也没人愿意嫁给他，正好有人送上门来，还能和那小老儿平起平坐，好事一桩啊。

好事？好个屁！

他被押着拜了堂。喜宴上老爹喝得有些醉了，他在他耳边道：“你可知那丞相小老儿原来是想把那妻妹给我填房的，说了好几次，我都没答应。敢情那天是想打晕我的，可没想到打错了人，今天那小老儿脸色一定不好看，我可是一下子长了他一辈啊，解气，解气！”说着，他老爹直接捧了酒缸和旁边的那傻子大哥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

他欲哭无泪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那天他其实根本没瞧清那

女人的长相，但既然是丞相的妻妹，年纪一定不小，这么大年纪还没嫁掉，不是有隐疾，就是长相奇丑，他实在是冤啊。

他狠命地学着老爹往嘴里灌酒，喝醉最好，这样掀盖头时才不会吓到。可惜他平时习惯了吃喝玩乐，酒量好得不得了，一时半会儿，竟一点醉意也没有。

陈薇。

听着外面的吵闹声，纤细的手指，一掀，将头上的盖头掀掉。

“小姐，这盖头哪儿有自己掀的？”身边的丫鬟动手就又要帮她盖上去。

陈薇笑笑：“等姑爷来了再盖上去就是。”说着，她从兜里抓出一把瓜子来慢慢地嗑着。身边的丫鬟似乎早习惯了这种不合适的举动，转头看看在一旁很不苟同的喜娘，上前把手中的丝绢摊在陈薇腿上，给她放瓜子壳。

陈薇一双媚眼往屋里看了一圈，很快得出一个结论，俗气，俗气得很，屋里陈设价值不菲，可惜太多，各自太不相配。姐夫说得没错，孔全就是一武夫，大字不识，却喜欢学人家附庸风雅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招人耻笑。

不过，他确实是新君面前的第一红人。

本是要嫁他的，可惜似乎老天开了个玩笑，她不知道是不是姐夫动的手脚，可惜这手脚动得实在不够漂亮，以至于她只好嫁给孙全的二儿子——孔不二。

孔不二，她多少是有些知道的。

孔全嫌自己大字不识，所以有意让大儿子习武，让他这个“三”儿子学文。听姐夫说，刚开始，孔不二不叫孔不二，而是叫孔二。孔全希望他能成为孔子第二，当时却引得一干同僚暗自嘲笑，最后连先帝也觉得实在难听了些，就赐名孔不二——不做第二，当然至少也要

和孔老夫子在学识上平起平坐。

在这十几年里，这孔不二在京城里确实有些名气，但却不是才高八斗的名气，而是不学无术、吃喝嫖赌样样皆来的名气。

怪不得姐夫一脸气得快要吐血的样子，他怎么就和那死小子同辈了呢？

想到姐夫的脸色，陈薇忍不住又笑起来，似乎今天嫁人的不是自己，她就是一个看好戏的人。本来嘛，反正都要嫁，嫁个年轻的，总比嫁个老的强。

“呵呵——”她终于笑出了声，抬头看到喜娘错愕的表情，忙捂住嘴。

然后，门外有脚步声响起。

“姑爷来了。”丫鬟眼明手快地替她把盖头盖上，她则把没吃完的瓜子放进口袋里。

盖头是丝绸质地的，并不很厚，蜡光下，陈薇看到有个人摇摇晃晃地晃进屋来，一身的酒气。

“娘子，我，我来了。”他直接朝她扑过来，被喜娘一把拉住。

“姑爷，先别急，交杯酒还没喝呢。”

“哦，酒，对，交杯酒。”他又往桌那边扑过去，花生掉了一地。

“哎哟，瞧这醉的。”喜娘又去扶。

“你们不用伺候了，都出去吧，我来就行了。”陈薇觉得有人在反而更乱，醉的人直接让他睡了得了，还喝什么交杯酒啊？

“这个……”喜娘有些迟疑，但看看新郎醉成那样，反正已经入洞房了，既然新娘开了口，那就出去吧。

于是，喜娘行了礼，拉了丫鬟就出去了。

屋里只剩下两个人，陈薇还是坐着，隔着盖头看到新郎趴在桌上。

那天她是看过这人几眼的，虽然光着屁股，人很是狼狈，但却并不难看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就算当时急成那样，眼睛却仍是透亮透亮的。很小的时候，她就听爹说过，眼睛亮的人，多半是聪明的。

她等了一会儿，大概半盏茶的工夫，确定新郎已经抱着桌子睡去了，才叹了一口气，自己掀了盖头。唉，早知道还是自己掀，刚才就不盖了。

她站起来，走近他。他一身红衣，已没有那天的狼狈，这样看又比上次看到时俊了几分，可惜眼睛是闭着的，鼻子上沾了桌上花生的红，有些滑稽。她一笑，凑近，伸手想替他擦去，只是手还未触到，他却猛地睁开眼睛，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她，一眨也不眨。

她吓了一跳，收回手，然后对着他笑，他却又忽然闭上眼睛，人一下往后跌坐在地上。

“唉——”她下意识地伸手拉他，他伸手将她一带，两人都跌坐在地上，确切点说，她整个人跌坐在他身上。

“那个，你……”他仍是闭着眼睛，道，“那个，你是丞相的妻妹？”

“是啊。”她趴着不动。

“洗澡的那个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个，你多大年纪？”他闭着眼睛。

她想了想：“这个啊，过了年应该二十了吧，有些大了是不是？”人家女子都是十六七岁就嫁了。

他却猛地睁开眼睛，扶着她坐起来，笑道：“不大，不大，正好，”又怔怔地看了她好一会儿，“真他妈的漂亮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说，漂亮，你真是漂亮，”他忽然嘻嘻地笑了，竟然一点醉意都没有了。本来混沌的眼睛顿时明亮异常，同时无赖的气息也更浓

了，细长的眼睛微眯着。他自己跑到桌边，拿了之前准备好的酒杯倒了两杯酒，一杯递给她：“交杯酒，喝了，我们洞房。”

她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他却自己绕过她的手臂，一口饮尽杯中的酒。

然后他就蹦到床上脱衣服去了。

她还是反应不过来。

“那个，相公……”她半晌才站起身，喝干了杯中的酒，走了过去。

“啥？”

“妾身有事想说。”

“何事？”他已脱了上身的衣服，瘦了些，却还算结实。

“那个……”她绞着手中的帕子。

“快说，”他一副猴急的样子，“要不等洞了房再说？”说着，他想伸手来拉她，然而还未碰到她，他整个人就忽然用力地抖了起来，跌坐在床上。

“嗯？”她愣住了，看到他嘴里同时有大团的白沫吐出来，眼睛往上翻着。

“羊痫风①？”她叫了一声，然后看看屋里，迅速地将一根手臂粗的龙凤烛拔下来，吹灭了塞进他嘴里。

“怎么样？”孔全叉着腰，不用皱眉，高大魁梧的身材就把矮他一个头的大夫吓得发抖了，“这病他五岁时一位云游的高人已将他治好了，怎么会又犯了呢？你倒是说说看啊。”大手还特意在大夫瘦弱的背上用力地拍了一下，想拍第二下时大夫就躲开了。他哪儿还受得住第二下啊？

“这个……”大夫往床边挪了挪，微抖的手抚着山羊胡，道，“这个应该与三少爷昨晚洞房有关。患者不宜过于激动，心神蒙蔽，肝风内动，故昏迷抽搐，两目上蹿，手指抽动如数物状，牙关紧

注①，羊痫风患者最忌让他靠近水边井边之类的地方，防止其跌入；另，发病时要防止他因为身体抽搐咬伤或咬断自己的舌头，所以要往其嘴里塞进硬物。

闭……”

“一句话，那要如何？”听不懂医生的絮叨，孔全手一拍，问道。

“一句话就是，近段时间最好不要行夫妻之礼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床上的孔不二比孔全先开口，直接坐起来，“老子昨天刚成的亲，你今天就让老子过和尚日子，死老头儿，快快回去，叫你师祖来替老子看病。”

“老三，他已经是本城最好的大夫了，”孔全看儿子把大夫吓得浑身发抖，有些过意不去，却不知自己也是元凶之一，他说，“再不成可就要动用宫里的太医了，既然前面几个大夫都这样说，我看你也别废话，乖乖听大夫的话就是了。”孔全挥挥手让大夫下去，然后一屁股坐在方才大夫坐的椅子上，看着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新媳妇，心想，老三真是捡来的运气，这媳妇居然长得这么标致。

“那个，儿媳啊，”他清了清喉咙，道，“大夫说的话你也听到了，近段时间可就委屈你了。至于三日后回门，宰相那边，你也多担待点。”虽然没有娘家可回，但既然这新娘之前就住宰相府，这宰相又是她姐夫，长兄为父，回门一事还是要办的，只希望这新媳妇不要在宰相面前说到这事，不然那小老儿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。

陈薇昨天就没怎么睡好，这会儿站着腿有点酸，几个大夫看下来，说着一样的话，她只觉得无趣，正自神游，直到公公叫她，她才回过神来。她敛神，微低着头，道：“媳妇嫁进孔家就是孔家的人了，这事自是知道的。”

“嗯。”孔全很满意地点头，心想，咱孔家总算进了个知书达理的人，正待再说什么，管家忽然从外面跑进来，报：“主子，六王爷驾到，还带着贺礼，说是来贺三少爷的婚事。”

六王爷即西淮王萧延，当今皇帝是先帝的第九子，而他是第六子，长皇帝四年。他六岁时被立为太子，十二岁时被废，所为何事，

世人不得而知。之后，他便一直很低调，鲜少再问政事。

从孔全的表情来看，他显然是不怎么喜欢这个人的。他看了一眼床上的孔不二，起身走到门口，才回头对孔不二道：“别再赖在床上，整理一下，与你媳妇一起出来见客。”说完，他便出去了。

孔不二跷着二郎腿，看着老爹出房去，脸上仍是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，只是眉头极轻地皱了一下，一闪就过了，然后冲着陈薇伸出手，笑道：“夫人替为夫更衣吧。”

陈薇腿正酸得很，听孔不二叫她，便直接坐到床上。孔不二双臂便缠上来，也不管屋里还有丫鬟在。陈薇伸出纤细的手抵在他的胸口，笑道：“待会儿当着客人的面再发病可不好。”说着，她站起身躲开了，看丫鬟已经拿来了衣服，便问道，“穿这套可好？”

萧延，京中第一美男子，这种称号，多少是与他的身份有关的，但不可否认，他的确是气度不凡。今日，他一身便装，相当随意，但却掩不去他一身的贵气，头发随意地绾成一个髻，头上插着翠绿的碧玉簪，有几丝黑发垂下来散在眉间，衬着阴柔的眉眼，让人想到了一个词——眉目如画，但他那双眼睛却又意外的犀利，即使在笑，也似有锋芒绽放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此时，只见他正手执一柄纸扇，低头赏玩着旁边的盆景。

孔全见这位王爷当然不能只着便装，他换上官服带着儿子和儿媳恭恭敬敬地出来见客。

按规矩该跪，但自孔全平定了边关之乱后，先帝赐了爵位，准他除了皇帝，在其他皇宫贵胄之前一律不跪，所以他有“不跪侯”之称。如今，除了当今的皇帝，谁也不敢受他一拜。

老子不跪，儿子却还是要跪的，一番该做的礼节做足后，才开始进入正题。

萧延眼神转动间打量了陈薇几眼，纸扇在掌中一拍，道：“果真

是男才女貌，般配得很，侯爷好福气啊。”

“全仗皇帝英明，赐了孔家这门亲事，皇恩浩荡啊。”孔全边说着边对天作了作揖，很是恭敬的样子。

萧延淡笑着，都说武将出身的都该是粗人，这孔全却是不折不扣的老狐狸。当下萧延也不动声色，向着跟他而来的随从挥了挥手，那随从便将手中捧着的锦盒拿了上来，放在桌上。

“本王前几日尚在云南督战，昨晚才得回，却错过了令郎的婚宴。”说话间那随从同时打开锦盒，陈薇正好立在一旁，看过去，顿时眼前一亮，那是用一整块玛瑙雕成的“鸳鸯戏水”。“这是本王自云南得来的，本王看它寓意合适，正好作为贺礼，虽然晚了一天，也算是本王的一片心意啊。”对于盒中之物他并未多说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将锦盒推到孔全前面。

这么大块的玛瑙要是放到普通人家的面前，当真稀罕得很，但孔全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这玛瑙在他眼中也只能算普通之物。孔全心想，这王爷当真小气了些，送这么大一块金饼也比这强，但是他脸上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：“多谢王爷，王爷真是太客气了，折杀老臣了。”

萧延只是淡笑着，不动声色，眼睛看了一眼默立在一旁的孔不二，见他虽然站得笔直，却心不在焉，纨绔子弟的习气丝毫未敛，便轻轻一笑，端起旁边的茶，揭开杯盖，闻到茶香，却又放下，上等的龙井，却是俗气之物。

“听说皇帝给令郎派了份差事？”他接着就说话了，让人以为他是要说话，所以放下了茶杯。

孔全一怔，心想，这王爷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他回道：“皇帝确实提过要给老臣这不肖子一份差事做，可后来就没了下文，还要请王爷替老臣在皇帝面前多美言几句啊。”

孔全轻易地反将一军。萧延“刷”的一声打开纸扇，满扇面的桃

花，拿在他如玉的手中，虽算不上脂粉气，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妖冶。陈薇全看在眼里，但她却不敢多看，将视线又移开了。

萧延扇着扇子笑出声来：“都说孔侯口风紧，看来是真的。”“刷”的一声，扇子又合上了。他看着孔不二，心里怎么也想不通，狡猾如狐的皇帝怎与这样的人为伍？还是他藏得太深连自己也看不出来呢？他微微地蹙了一下眉，看着厅外院中的那株绽放的牡丹，半晌才对着孔不二道，“你可要为皇帝好好分忧啊。”

孔全是否认了，这王爷却是肯定的语气，孔不二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行，便吊儿郎当地回道：“小人就这点能耐，真若能有个官当当，那我就尽量干吧。”

答得全不合礼数，陈薇听着挑了一下眉，有点想笑。她斜眼看看他，他似乎没什么自觉，表情仍是那样，倒是他老子，在暗地里拉了一下他的袖子。

可能是听惯了其他人被委以重任时的慷慨陈词，乍听到孔不二的回答，萧延一怔，随即便笑起来，还是拿着扇子在掌中拍着：“如此甚好，那就尽量干吧。”

他边说着边站了起来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本王还有事要办，不如就此告辞。”衣袂翩然间说不出的风姿，只是看在屋中的一老两少眼中却只当无物。

“老臣送王爷。”孔全赶紧站起来。

“孔侯留步。”人已走到门口。

待送走萧延，回到厅里时，孔全看看那桌上萧延的礼物，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小气，”顺手拿起扔给儿子，“虽不值钱，却要好生收着，毕竟是王爷送的礼物，不可怠慢了。”

其实是挺沉的一件东西，孔不二险险接住，自盒中拿起那玛瑙细看，玛瑙中似有流水，隔着一层玛瑙，灵动异常，晃动间，那一双鸳鸯就如同在水中嬉戏一般，甚是生动。